

鯨雨

今晨，有雨。

冷冷梅雨輕敲在透明的玻璃上，滴答聲墜入夢裡。

耳邊緩緩冒出細碎水聲和鯨魚的低啞細鳴，漸漸地，那些聲響如漣漪般的擴大，四周湧起了深黑色的海水，我慌忙地想要游出無底深淵，然而身體卻使不上力，水勢急遽高漲，淹過了我的臉龐，痛苦隨著血管強烈流竄，氣泡聲蠻橫的充斥耳膜，四肢逐漸失去知覺…。在昏迷前，我只聽見鯨歌迴盪：那彷彿是來自世界上最悲慟的音符。

我嚇得驚醒，惶恐起身，環視四周，只見散亂的書本和半凝結的咖啡，仍舊靜靜的縮在一旁。腳尖才剛下床，劇烈的偏頭痛，從後腦沿著神經蔓延到脊椎，而一旁的手機螢幕閃爍著，那碎片般刺眼的怒吼和爭執：昨夜又是狂風暴雨的夜晚。起風的濫觴：是他和我。

我跟蹌地下樓，蹣跚地走向那濕漉漉的陽台，落地窗外依舊充塞著灰黑的雲，雨滴細線般的墜落。「淋雨會不會能暫時脫離束縛？」我手一縮，索性丟下雨衣，騎車而出。我沿著巷弄，無心的四處逡巡，晃到了那些微泛黃的老舊公車站。在這裡，我第一次遇見他，在那薰風四溢的下雨天。那次的邂逅，或許是緣分的引領，又或許是命運的安排。

那日的風，沒有絲毫的黏膩感，雨滴化作一道優弧，滑落在眼前的公車窗上。我瞥見身後的那個男孩，他在街燈的輝映下，輪廓特別鮮明，光影在鼻頭上來回逡巡，纖細的睫毛上鑲著些未乾的雨珠，髮絲在光暈裡，好似散著棕色光芒。「啪搭！」我看得太過入神，手中的傘竟失去平衡，將傘面上的雨全灑到了那個男孩身上，他的制服頓時濕成一片，我尷尬的起身，著急的向他道歉，並想找面紙給他擦拭，他卻蹲下來把傘拿給我。「先撿傘吧！別讓自己也淋濕

了！」他低頭看我，清澈的眼眸帶著笑意。他的眼神吞沒我太多的意識，偷走了我的部分靈魂。我心中的一隅，彷彿如夏日煙花般，被燦爛點燃。

我騎著車，自公車站牌離去，細雨隨著引擎的加速，顆顆分明地撲朔在我的雙頰上。不久，一座灰白建築映入眼簾，青春的記憶剎那間迸射眼前。

在那赤色的操場、筆直的長廊、無意經過的轉角，我總是先查好他的上課節次，並悄悄計畫著更多的「不期而遇」。起初，僅僅是彼此眼神意會的點頭之交，時間一久，竟成了無話不談的摯友。四季遞嬗，我們逐漸地從陌生到熟悉：嗜好、興趣、甚至是求學遭遇，無不相同，更重要的是，他那過人的記憶和口才，往往能敘述些我未曾耳聞的故事。「妳知道嗎？在很久以前，灰色的港口住著一隻藍色鯨魚。她相信浪濤會帶他回來。」他看著我露出一抹淺笑。

停下機車，我遠眺，那溼雨朦朧中的最後一間教室，在那杳無人煙的角落，我們曾在濛濛細雨的清晨離別，又在滂沛大雨的午後擁抱。我們曾一起笑，一起哭，一起並肩踩著溼濕的腳步，涉水走過，那隨之蒸發的青春。我甚至忘了沒有他的日子，我是怎麼活過。生活的細節，早已如蜘蛛網上的露珠，掛滿了太多回憶。

記憶凝結在一起，我竟把所有事情當成了理應的習慣。大考的那一年，對我們是如此重要，卻也是如此艱困。無數的妒忌，不止的任性、無盡的厭世，抑或太糾纏的人情世故、太沉重的師長期待、太遙遠但又不確定的未來，那些彷彿攸關人生的問題，一點一點的消磨彼此。滴答滴答，我們好似被商紂時期的「滴水刑」凌虐：滴答滴答，未解的爭執成了流淌未乾的血塊；滴答滴答，紛歧的傷口隨著長時間的破壞，積累成了難以復原的爛瘡；滴答滴答，周圍的組織早已壞死，信任的破洞也越來越大。然而諷刺的是，無知的他和我，卻依然將之溼濕，泡爛在鹽水裡，任其腐壞；矛盾的我和他，在一攤血水裡，毫無頭緒的打撈，打撈曾經存在的美好。

雨勢逐漸增強，像無數的鞭子打在雙頰上，我眯著眼，強行騎了幾呎，停在那鐵製的圍牆旁，圍牆的彼端，種著一棵挺拔的鳳凰木，含苞待放，雨珠顆顆晶瑩，不斷從花苞的側面滑下。

在倒數的日子裡，我經常趴在昏黃的桌燈下，那堆積的書海和凌亂筆記淹沒我的思緒，迷濛中，往往被那深黑的噩夢糾纏，我總是哭著從夢中驚醒，冷汗和顫抖不曾離開；撕裂自身皮膚和嚴重的掉髮狀況，早已無法滿足那貪婪的躁鬱。半夜三時，絕望的我蹲坐在冰冷的陽台，在那星辰消失的深夜，我能找的人只有他，也只剩他。晚風呼嘯，刮走太多的溫度，冷的我直打哆嗦。手中的發亮螢幕，是我唯一能夠抓住的星火：星星之火，可以「療緣、癒我」。我深吸一口氣，停止啜泣聲，避免太唐突的失控而顯得尷尬。電話另一頭，傳來的是那熟悉的嗓音，溫柔的像是春雨，春雨紛飛，像極了柳絮飛揚，雨水輕輕沐浴在那滾燙的傷口。我收藏他的話語，他謹記我的文字。最後，他走了回來，我也向他前行，我們面對面的盤腿坐下，小心翼翼的拿起針，耐著性子，一針一針的縫合，那血流不止的羈絆。

身旁的風雨逐漸轉小，我好似看見了：在鐵柵欄旁，那個淋著鳳凰花雨，綻放笑靨，傷痕累累的我們。趁著雨勢化為毛毛細雨，我加快了些速度。不久，我便聽見了海的歌聲。輕軌繞過藍色的港灣，嘎搭嘎搭的傳唱都市的傳說；海灣的旋轉木馬，在海波間輕輕的跳躍。我望著眼前的港口，這裡曾是逃跑時躲的秘密基地。

那高壓的升學補習班是塔爾塔羅斯，希臘神話中的恐怖囚籠：拴住他的自由、囚養我的思想；他想跑、我想逃。那個夜晚，我們丟下狂風似的三角函數、暴雨般的物理計算，溜到了這個有著星星點綴的港口，他和我坐在防波堤上，看了整夜的海，柔和的月光住進了港灣，星辰在浪中翻滾閃爍，高樓和人聲被水流推遠了，老鏽的輪船駛出了港，渦輪聲被泡沫淹沒，靛藍的波光輝映交疊。我把青春遺留在那片海洋。在回程之際，居然下起了滂沱大雨，我們卻

丟下了傘，在雨中瘋狂奔跑、恣意大笑，頭髮和制服濕到能擰出水滴。那時，我和他彷彿成了鯨魚，能夠游出世俗壓力的囹圄，得到了靈魂救贖。

我將車立好，走向港口，雨依然下著。海面呈現墨綠色，波紋顯得更加立體，風從海平面的另一頭吹來，是仲夏的氣息。駢肩雜遝的觀光人群，藏進了灰濛濛的倉庫；華麗精緻的旋轉木馬，游回了濕漉漉的水泥地。青春消逝，今日的我們將何去何從？冗長的磨合期，嚴重的傷害彼此；殘酷的現實，血淋淋的吞噬我們；遠距離的冷酷，埋伏著蠢蠢欲動的心虛和不安。我們像是溺水的哺乳動物：終究成不了鯨，海水不斷的強行灌入，嚴重咳嗽和劇烈的頭痛，不斷攪混我的思緒；肺臟浸在水裡，胸腔像被撕裂般，心臟也隨著脈搏脹痛，我的視力逐漸模糊…。在即將闔眼的轉瞬，那深藍色的傘面將我眼前的天穹分割開來，雨水被阻隔彈開。

「我就知道下雨時，妳會回來這裡。沒事的，他們會相遇的。」他低頭看我，清澈的雙眸帶著笑意。

「你是來看鯨魚嗎？」

青灰色的港灣，鯨魚徘徊於此許久，她詠唱 52 赫茲組成的樂曲，碎浪潛濤和細緻泡沫沉入海底，那段日子，曾經只有無盡的孤寂空蕩蕩的靜默著。下雨的那日，他浮出深藍的海面，終於聽見了：在海的另一頭，另一段的 52 赫茲。

天邊的烏雲多了一個缺口，金色的陽光從雲朵邊緣，悄悄的淌溢出來。綿綿細雨，叮咚的撒落，像極了顆顆珍珠掉落地面，心的枷鎖也應聲斷裂。我們赤腳坐在堤岸上，看著遠方海面的帆影。他拿起筆，在紙上輕輕寫下：「在我恍惚的記憶裡，妳早已成了全部。在那暴風雨後，我們依然會緊緊相擁。」他將紙對折，折成了一艘紙船，然後遞給了我，我將它放入浪裡，那些紛雜之事，終將隨著海風迎刃而解。

遠方的雲散落天際，天際線和海平線的分界變得模糊，海浪緩緩地拍打，激起潔白的水花，我彷彿看見：兩隻鯨魚並肩游出了港口。海風颯颯的吹。我和他，他和我：放開了傘，讓雨水和稀落的陽光淋灑洗滌，就像那時，曾經年少的我們，為了那場雨：那青春而重新活過。

我想，下雨的夜晚，我能游出那場夢魘了。

林秀蓉老師評語: 內容細數兩人相識、相戀與磨合的過往，共同面對大考的壓力，未來的茫然，以及沉重的人生問題，寫出學生戀人一起成長的甘苦歷程。創作手法上，藉著「鯨」象徵彼此游出世俗的紛雜，獲得靈魂的救贖；透過「雨」回憶青春點滴的浪漫，以及雨過天晴的新生。意象經營用心，情景交融，詩意盎然。